

《人世间》影视化出圈

剧版戏剧冲突强，原著故事更厚重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人物改编强化特色

亮点

相比原著，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在人物刻画上整体延续原著，周志刚、周秉义、周秉昆、郑娟、郝冬梅、冯化成等主要人物贴合原著，有的人物稍微简化了人生经历，比如删去了周秉昆做群艺编创、杂志副主编的经历等；对骆士宾、水自流、金月姬、乔春燕、周蓉、姚立松、周玥、周楠等角色做了较大戏剧化调整，让每个出场人物更具看点、故事冲突性更强。人物的改编大部分符合电视观众口味，也有的人物改编存在争议。

原著中，乔春燕活跃在小说前半部分，也有着洒脱、奔放、要强的个性，电视剧强化了角色个性，完善了人物关系，让角色更加饱满。剧中，乔春燕出场就果敢、直白地追求周秉昆，而且三番五次示好，看对方无动于衷，转身投入会吹口琴的德宝怀里。编剧细化了春燕在夫妻关系、上下代关系、职场关系中的戏份。强势女配窝囊男，互扇耳光的夫妻关系一地鸡毛；与母亲关系激化，还有个离家出走的儿子；职场上也跟随时代起伏波折，导致心态起了变化，最终从“光字片”消失。春燕是个小角色，但在编剧的细致刻画和演员演技加持下，成为一条完整的、有独立看点的人物故事副线。

原著小说通过金月姬这个角色来思考周郝两家的“阶层差距”问题，这是小说重要的内涵之一。剧集把小说中去世的郝省长写活了，让他与金月姬一起践行出于公心、不想徇私枉情的“不来往策略”。郝冬梅批评金月姬“过去还是教训得轻”等戏份，小说中没有，但让剧很快立住了母女两个人物，引发观众对“阶层差距”的议论。金月姬帮周秉义转变仕途、与寄宿的周玥的关系等内容，原著着墨不多，但电视剧通过这两件事把金月姬的官场哲学、处世哲学呈现得活灵活现、意味深长。原著中金月姬坚持自我的原则，但内心充满困惑，她思考的不是世俗的“门当户对”，而是如何保持平等、纯粹的亲家关系、阶层关系，她至死困惑的是，“我们这种人，应该与老百姓最亲，怎么成了最怕与老百姓结成亲家的人？好

改编自著名作家梁晓声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进入收官阶段，相比原著小说朴实、平稳、匀速的精彩叙事，电视剧进入后半段剧情明显提速，戏剧冲突高度集中，“苦难”的轮番碾压让观众直呼受不了。描绘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115万字皇皇巨著厚重、雄阔，呈现宏大叙述与历史厚重感，但影视化改编会对原著有人物、情节、主题的取舍，剧版注重戏剧冲突，让剧集看点十足，呈现不一样的观感。



▲周家三兄妹周秉昆、周秉义、周蓉分别由雷佳音、辛柏青、宋佳饰演。
◆殷桃饰演“受难天使”郑娟。
▼梁晓声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书封



像哪家老百姓与我们结成了亲家，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似的。”小说中金月姬有好几次这样的深入思考。电视剧改编让金月姬鲜活、丰润，原著的金月姬更困惑，也有人情味。

骆士宾是对原著角色改编最大的，也比较有争议的人物。小说中骆士宾篇幅很小，这个人物就是纯粹的杀人犯兼强奸犯，最终抱上了一个商人的大腿富贵了，回来抢周楠，蛊惑周楠去留学，与周秉昆发生争斗，两人从楼梯滚下来，骆士宾摔成植物人后死亡，周秉昆被判坐牢12年。电视剧把骆士宾拔高，让其承担起五十年生活变迁中立在经济潮头的企业形象，让其经历商业大潮、企业困境、夺子大战等，戏份很多，矛盾冲突强，但对这个人物的反思性、批评性的不足，导致观众对其产生争议。

改编中最可惜的角色是周蓉。原著中郑娟是“受难天使”，周蓉则是“自由女神”。周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潮流人物，她美丽、大度、从容、自信、勤奋、上进，她不甘平庸，勇于追求爱情和事业。原著用三次“娜拉式出走”来刻画这个人物，描写知识分子的浪漫、勇气。但她性格中伴随的任性、叛逆，给了周父、周母心灵和健康极大的伤害。电视剧对人物刻画不足，导致角色成为“恋爱脑”“自私自利”的狭隘性人物，其实在原著中周蓉对哥哥、弟弟充满亲情，担忧哥哥仕途，担心弟弟生计，并不是剧中的冷血人，角色不完美但鲜活，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呈现良善真情，追求多元思考

《人世间》小说多角度、多层次、艺术而雄辩地描写了50年代风云变幻，从宏观描绘了社会变迁，从微观描绘了日常生活，藏着生活的智慧、逻辑和艺术。原著花大笔墨描绘了父女情、父子情、兄妹情、友情等，通过周家及其周围刻画出复杂的人伦理想，呈现和睦、淳朴的真挚情感。

这部剧中，延续原著，从周志刚身上呈现出传统严父、慈父的“好人”价值观；周秉昆呈现出平凡人的善良、敦厚、宽容、护家和爱家的朴素价值观；周秉义身上承载传统知识分子气概和党员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情怀；周母和

郑娟用勤劳守护幸福的女性品质；“光字片”普通百姓中有着互帮互助的邻里情感……这些情感价值的呈现，都是严肃文学一直以来承载的使命，也打动一代代观众的心灵。

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中，继承了原著这种宏大磅礴和对良善真情的传播。有的剧情对原著的这种深刻内涵，做了多元化议题演变，让剧情更具话题性。比如剧中大篇幅的“夺子大战”戏份，原著中，周秉昆一开始对周楠存有芥蒂心，不是亲生儿子，而且还牵扯如此多的陈年往事。但周秉昆是善良、敦厚的人，他爱郑娟，郑娟爱周楠，周楠从小尊重爸爸，在日常生活中周楠对周秉昆充满天真、崇拜感的爱，软化了他的心，让周秉昆慢慢将周楠视如己出。在小说中部，骆士宾来要儿子，周楠因生气周秉昆反对他和周玥恋爱，也受骆士宾的劝说，决定去留学，周秉昆找到骆士宾并未与他过多纠缠，第一次见面就打起来并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周秉昆长达十多年服刑，换来的是与周楠更深的情感，以及周楠对周秉昆、周家的情感与价值观的认同与继承。周楠自己考上大学，在周秉昆出狱时已成为哈佛大学助教，但因在校园枪击案中见义勇为而死去。原著写道：“我们的父亲年轻时就是见义勇为的人，楠楠这个做法，太像周家的人了。秉昆生这个儿子，就是为了不让楠楠成为骆士宾那样的人。”电视剧将这段戏扩展成“夺子大戏”，融入了更多冲突与话题，可以引申出骆士宾对“香火继承”的执着、“亲生与亲养”关系、“富爸爸与穷爸爸”、金钱与亲情、“认贼作父”等等话题的讨论。这种构思更符合追求戏剧冲突的创作理念。

原著最后写到：往后许多集中，估计再难出一个周蓉这样的美人儿，也再难出一个周秉义这样有情有义的君子了，周家这样的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，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，周秉昆想到这里眼泪禁不住往下流。《人世间》原著描绘了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追求，小说永远记录下了那些热腾腾的、鲜活的群像式生活场景。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在原著基础上，大胆构思人物和重构剧情，呈现出高密度的戏剧冲突与剧情看点，吸引观众。原著精彩，影视化改编也同样不落俗套很精彩，读者、观众可以收获双重体验。

普通人跨越平凡的喜怒哀乐

□张莹

《人世间》即将收官，剧中人物的命运牵动着观众的心，时代的长河中，不仅仅流淌着风云变幻的历史，更流淌着温暖的情感，这是《人世间》打动观众的最重要因素：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在编剧的笔下，跨越了文字的禁锢，用影像淋漓尽致地呈现出采。

这是《人世间》成功的关键所在——起用了金牌编剧王海鸰。对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，编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从名著改编到小说影视化，都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。比如87版《红楼梦》至今都是经典，其编剧刘耕录、周雷、周岭参考红学家周汝昌的意见进行编写，历时近三年，而几位编剧更是集红学

家、剧作家于一身，这是影视剧成功的深厚基石。

而近些年涌现的经典文学作品改编，大都没有实现对原作的超越，比如《白鹿原》，比如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说实话，作为这两部小说的粉丝，我对它们的影视剧再现抱有极大的期待，有好的文学故事，有优秀的演员阵容，拍出来的电视剧一定好看。但对两部作品的失望大于期望，原作文字的精美、文学性无法呈现，照搬故事又少了影视剧情节的趣味和细腻，并没有达到小说应有的高度。

李路集《人世间》总制片人和导演于一身，作为资深影视剧行业人士，他在梁晓声同名小说还没有得茅盾文学奖之前就慧眼识珠发现了它，而这部作品的影视改编交给王海鸰更是走出了成功

的第一步。王海鸰是以生活类影视题材剧为人称道的金牌编剧，她的《牵手》《中国式离婚》《新结婚时代》成为自己独有的标签，在中国影视剧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她对情感的细腻把控，恰到好处地加持了《人世间》的磅礴大气，更具有影视剧的观赏性。

梁晓声在看《人世间》的初剪片时一边看一边流泪，他说，改编得很好。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，交由别人去打理，往往带着挑剔的滤镜。在我看来，梁晓声被改编的作品，从《今夜有暴风雪》到《雪城》，都带有“伤痕文学”的印记，而《人世间》增加了烟火气，柔软而温情，这可能是梁晓声对王海鸰编剧称赞的最重要元素。不难看出，剧中人物趣味性台词和细节的增加，在情感和生活化的刻画上更加

细腻，角色塑造跃然荧屏，很容易让观众共情。比如春燕主动说自己的择偶标准是“眼角耷拉的，大耳朵的”，周秉昆回：“你找猪呢”，王海鸰的编剧，让严肃文学有了新的表达方式。

近些年，编剧弱化甚至“无名”一直被诟病，在我看来，好的编剧，是影视作品成功的基石，金牌编剧，却是屈指可数，而且名气远远低于他们的作品。《人世间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金牌编剧带来的效应，从文学到影视作品，用影像跨越人世间平凡的喜怒哀乐，这才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

天天娱乐



金牌编剧王海鸰

编辑:徐静 美编:陈明丽